

1 《食人族》

Ah Beng,

我听过你谈论近处的自由

口气像冰镇的黄瓜那样清脆

当时的天空都青了

水汽上升碰到了最后的太阳

然后沾满颜料的苹果往下坠

像野兽一样聚拢过来

形成漂亮的伤口

在岛上，我吃芒果，吃榴莲

也吃肉体里空虚的思维

我们谈论空气和组屋

当你谈到路途时

我的喉头起了一场暴风雨

以此来掩饰我的不安

我还是喜欢这个世界的

床上的午餐

在各种意义上都显得快乐且圆满

Ah Beng，你说你的 kopi 又凉了

我捏住了手中的火——

Golden Point Award 2017
Chinese Poetry– Third Prize
《新加坡妖怪》 *The Evils of Singapore* by 刘晓义 Liu Xiaoyi

洁白的死亡，悲伤又明亮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

不知道还能对你说些什么

2 《狐狸》

狐狸终于老了，在幻术和丛林之间

在吐司和一泡尿之间

每一次吐气都通向水面

而吸气是一株向日葵

他知道所有相遇的规则

不是生离，就是死别

但他在意的是比这更小的事

比从前的石头更小

比明年的夏天更小

狐狸终于走向某个地铁转换站

书生和道士在虚构的隧道里

发出野兽般的叹息

狐狸走入一座又一座的电梯

在他的执意里

五湖四海的事物开始远离

这就是一切魔法的悲伤

如果狐狸想要自己消亡

它就可以真的不再存在

3 《河妖》

有一天我们会相遇

而相遇是假的

像一条河

遇见岸边枯萎的条纹

城市的焦虑与河水相随

我们举起手臂

向彼此展示手心

有一天，河水也改变方向

落叶，流言，和虫子的尸体

搅乱我们的倒影

和清澈的灵

我们静止不动

像两颗不能成熟的果子

有一天我们走向对方

高举的手臂

手心的纹路

像一条被劈开的河

我们笑容满面

但唯有孤独永恒

4 《腹语术》

你说你看见火

但那只是一瞬

而后呢？

而后你看见光

光影里有人在舞剑

练习承载，练习跪拜

和三百年的惆怅

但那仍只是一瞬

三百年只是一瞬

父亲用手掌丈量我的鞋码

而后丈量昏晓

而后在喃喃自语中吞剑而亡

梦中倾盆大雨

野草寸步不移

我听见鬼的尖叫

利刃割魂而过

血光如树

都只是一瞬

腹语术的践行者

唇都咬破

他听过风

听过兽的吞咽和地铁的尖叫

而后要听长安

却显得太满

他脚步健，脑门热

割自己的喉咙来洗刷迟疑

立在眉宇之间看一生

也不过是一瞬

5 《之间》

从七月的晚风里起航的人

醉眼朦胧

在呜咽的风口扔出一瞥

清清冽冽，又在喧哗中淹没

仇恨和爱卷走了发光的事物

岛的四周

有时是一种无底深渊

有时是甜味的海洋，在那里

欢乐的人和复仇者都受到侵蚀

黑暗的味道，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

起航人水上的每一时刻

总是被那一瞥洞穿

有时候全知

有时候无知

人不都这样，总是处于这里

和那里之间

6 《隐身术》

黄昏过后

我做好了消失的准备

像一只黑色的猫

和一片五万年的组屋区

停止了交谈

我说我们如同一座高楼

在这丛林里不可自拔

我说这行云如水

提醒时间、乡野和一切幻想

的合法性

我说这雨是雪白的

我说洞穴是高耸的

在东北偏北

在我的左右偏右

然后我沉默了一会儿

等待空旷和虚无的回音

大概没有人相信

我不可融和的姿态

不过是一种夜晚的偏头痛

7 《诗人》

地铁经过天空

人们欢快地迎接诗人

在赤道，

四周都是渐渐上涨的雨水

对于诗歌他一无所知

季候风从东吹到西

标点符号开始从海面散开

诗人吞咽了一下口水

感到自己的思维很慢

像是还在昨天

而今天，

符号成了他拇指上的水泡

它们抑扬顿挫

割撕他的灵魂

像阳光、空气和故乡

都是句子最初的停顿

对于语法、想法与魔法

创作技法和挖掘方法

诗人都毫无办法

他像一只候鸟那样退后一步

站立在水面上——

提出问题，分解淀粉

不过是一场城市和雨水的游戏

8 《天空村落》

天空村落

在云中耕作的老妇

徒手将星光折断

转身放在雷里面

陶潜来看她时

说足下的夜空静谧深广

饱含一种对抗的诗意

仿佛随手播撒

就能收获一条祥龙

老妇憨笑着，将风收进抽屉里

而后单手搭棚，俯瞰大地

也以为是星光砸碎了

沟沟壑壑的镜面